

海瑞得罪了胡宗宪又得罪了鄢懋卿



当年明月著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严嵩倒台后，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三个杰出的政治家各施手段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三人都是实干家，为中兴朝廷呕心沥血；同样又都是阴谋家，铲除异己心狠手辣。而这两点又以张居正为最：一条鞭法和考成法的改革措施惠遗万民，泽及百代；顺我者昌、逆我者死，虽杀门生亦不眨眼。

[上期回放]

严嵩倒了，徐阶接替了他的位置，成为了朝廷首辅。嘉靖听从了徐阶的劝告，广开言路，渐渐地，弊政得以纠正，帝国又一次恢复了生机与活力。嘉靖四十五年二月，嘉靖又收到一份奏疏，这份不知天高地厚的奏疏，居然指责皇帝修道。龙颜顿时大怒。

历史小说

一天，延平知府南下平阳县视察，按例要看看学堂，海瑞便带着助手和学生出外迎接，等人一到，两个助手立马下跪行礼，知府同志却还是很不高兴，因为海瑞没跪。不但不跪，他还正面直视上级，眼睛都不眨。

大家都慌了，海瑞却若无其事，他还有自己的理论依据：教育官员不下跪，那是圣贤规定的，我听圣贤的话，有什么错？

知府大人不爽了，但让他更不爽的还在后面，不久之后，一位巡按御史前来拜访了。知府诚惶诚恐，鞍前马后地服侍，御史大人摸着撑饱的肚皮，边打嗝边说：下去看看吧。这一去，就去了南平。御史来了，知县一声令下，大家听从指挥，整齐划一、动作规范地跪了下来，除了海瑞以外。御史大人也吃了一惊，等他弄清情况后，顿时火冒三丈，但当着那么多人，面也不好发火，只好当没看见，随便转了转，连饭都没吃就走了。

知县擦干了冷汗，就去找海瑞算账，破口大骂他故意捣乱，可海瑞同志脸不红气不喘，听着他骂也不顶嘴，等知县大人骂得没力气了，便行了个礼，回家吃饭去了。软硬不吃，既不图升官，也不图发财，你能拿他怎么样？

海瑞这样一个人，要想升迁自然是天方夜谭，但老天爷就是喜欢开玩笑，最不想升官的，偏偏就升了，还是破格提升。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年），海瑞意外地接到吏部公文，调他去浙江淳安担任知县。海瑞干了四年，别说礼物，

连苍蝇都没送一只，上级对他恨得咬牙切齿，这么一个人，怎么就升官了？

原因比较复杂，据说是福建的学政十分欣赏海瑞，向上着力推荐了他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作为一个教谕，他的工作十分认真，而且干出了成效，这已经充分证明了他的能力，对于帝国而言，马屁精固然需要，但那些人是拿来消遣的，该干活的时候还得找有能力的人。

俗话说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海县令似乎也不例外，他一到地方，便公开宣布，从今以后，所有衙门的陋规一概废除，大家要加深认识，下定决心，坚决执行。海大人发布了规定，余粮不准收了……总而言之，所有朝廷俸禄之外的钱都不准收。开始大家都不以为然，反正类似的口号喊得多了。他们相信等到这三把火烧完，海县令会恢复理智的。但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，海瑞先生却迟迟没有恢复的迹象。

不久之后，淳安县衙出现了一幕前所未有的景象，县丞请假了，主簿请假了，典史请假了，连县公安局长都头也请假了。总而言之，大家都罢工了，县衙完全瘫痪。他们端起了茶，跷起了腿，准备等着看好戏，最终却看到了奇迹的发生。

没有师爷，不要紧，主意自己拿，没有文书，不要紧，文件自己写，没有人管治安，不要紧，每天多走一圈，就当是巡街。审案的时候没有助手，不要紧，自己查，自己审，自己判！判下来没人打板子，不要紧，家里还有几个老下人，凑合着也能用。而海县令的私人生活也让

他们大开眼界，自从搬入县衙，海瑞同志就把自己的家人动员了起来，每天老婆下厨做饭，这就省了厨子的钱，每天老仆上山砍柴，这就省了柴钱。海瑞自己也闲着，工作之余在自己家后院开辟了一片菜地，浇水施肥，连菜钱也给省了。

于是众人纷纷回归工作岗位，继续干活，不干也不行，话说回来，你还能造反不成？久而久之，大家逐渐习惯了艰苦的生活方式，而对海大人的敬仰，也渐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，因为他们发现，海县令可真是全方面发展，不但约束下级，刻薄自己，连上级领导，他也一视同仁。

与得罪京官相比，之前冒犯下属实在是件小事，但要和较起来，这几个京城里的小官实在是不值一提。而由一个小人物变成大人物，由无名小卒到闻名遐迩，也正是由此开始。

第一个大人物是胡宗宪，当时他已经是东南第一号人物了，其实说来滑稽，以海瑞的背景和官衔，别说得罪，想见胡总督一面，起码也得等上半个月，还要准备许多给门房的红包。但小人物有小人物的方法，海瑞兄不但让胡宗宪牢记住了他的名字，且一分钱没花，还从胡总督那里额外挣了好几千两银子。

说到底，这事还得怪胡宗宪没有管好自己的亲属，虽说他本人也贪，但还不至于和海瑞这种级别的人打交道。可惜他的儿子没有他的觉悟。话说胡公子有一个习惯——旅游，当然他旅游自己不用花钱，反正父亲是总督，一路走过来就一路

吃，一路拿，顺便挣点零花钱，这还不算，他还喜欢反复游览同一景区，走回头路，拿回头钱。

在一次游览途中，胡公子恰好经过淳安，便大摇大摆地住进了当地招待所，等着县太爷来请安，事情就此开始。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海瑞的耳朵里，尽管下属反复强调这是胡宗宪的儿子，但海瑞的回答却只有一句：“胡宗宪的儿子，又不是胡宗宪，管他做甚？”

招待所的工作人员接到指示，就按打发一般客人的标准请胡公子吃饭。胡公子大发脾气，把厨子连同招待所管理员吊起来狠打了一顿。大家都急了，正想着如何收这个场，让总督的儿子消消气，海瑞却把桌子一拍，大喊一声：“还反了他了，马上派人过去，把他也吊起来打！”看见没人动，海瑞又拍了一次桌子，加了一把油：“去打就是了，有什么事情我负责！”

人打完了，瘾过足了，鼻青脸肿的胡公子被送走了，海大人也差不多该完蛋了。这就是当时众人对时局的一致看法，海瑞却不这么看，他告诉惊慌失措的下属们，无须害怕，这件事情他能搞定。

事实确实如此，万事如意，天下太平，一封信足矣。奇迹啊，现将此信主要内容介绍如下，以供大家学习参考：胡大人，我记得你以前出外巡视的时候曾经说过，各州县都要节约，过路官员不准铺张浪费，但今天我县接待一个过往人员的时候，他认为招待过于简单，竟然毒打了服务员，还自称是你的儿子，我一直听

说您对儿女的教育很严格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儿子呢？这个人一定是假冒的，败坏您的名声，如此恶劣，令人发指，为示惩戒，他的全部财产已被我没收，充入国库，并把此人送到你那里去，让你发落。

胡宗宪看到之后哭笑不得，此事就此不了了之。这一次，海瑞安全过关，但说到底，还是因为遇见了好人，下一次，他就这么幸运了。

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年），鄢懋卿受皇帝委派，到全国各地视察盐政。就这么吃吃喝喝，一路晃悠，鄢大人来到了浙江，准备由淳安路过，海瑞不想接待，也没钱接待，希望他能绕道走，但鄢大人毕竟是钦差，你要设置路障不让他过，似乎也说不过去。

于是海大人开动脑筋，又用一封信解决了问题。这封信十分奇特，开头先用了鄢懋卿自己的告示，大大地捧了他一番，说您不愧是清廉官员的典范，景仰之情如滔滔江水等等，然后突然笔锋一转，开始诉苦：不过我也听到过一些谣言，说您每到一地接待都非常奢侈，我们这里是个穷县，如果按那个标准，我们实在接待不起……卑职想来想去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好向您请教，给我个出路吧。

这就算是捅了马蜂窝了，鄢懋卿的鼻子都气歪了，但毕竟是老江湖，他派人去摸了海瑞的底，发现这哥们软硬不吃，胡宗宪也吃过亏，于是钦差大人一咬牙，绕道走！

海瑞再次赢得了胜利，却也埋下了祸根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胡宗宪那样的风格。

死者口中匕首正是打开地宫大门的钥匙



蔡骏著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一个来自中国的旅行团，在泰国北方的清迈旅行。他们在大雨中迷失方向，误入一条深深的隧道，发现一座群山围绕的空城。进入这个城市后，旅行团的人遭遇了各种各样离奇的事情。旅行团的人开始莫名其妙地死亡。再后来，旅行团兵分两路，一路留守在楼房，另一路进入广场中央耸立的宝塔，企图找到逃离空城的通道。

旅行团的人在不断地死去，谁会下一个？逃离的通道被一次次否决，城市的出口到底在哪里？

悬疑小说

16:13

2006年9月28日

罗刹之国。大雨如注。电闪雷鸣。黄宛然从中央宝塔顶上坠落，自由落体了数十米之后，在顶层平台上粉身碎骨。童建国、林君如、伊莲娜、玉灵、小枝，在塔底目睹了她最后的表演，她为自己打出了人生的最高分。昨晚，她没能将唐小甜从死神手边救回，今天她自己进入了死神口中。黄宛然是第六个。

五分钟后，钱莫争接着十五岁的秋秋，颤栗地从塔内出来了。他们早已浑身湿透，飞快地冲到雨里，扑在黄宛然破碎的身躯上。钱莫争将她的头轻轻捧起，仿佛一下子轻了许多，他低头吻了黄宛然的唇——还保存得完好无损。口中喷出的鲜血，就像最鲜艳的红色唇膏，令她依然妩媚动人，仍是十七年前香格里拉最美的医生。

而秋秋将头埋在妈妈怀里，她身体软绵绵的像一张床。十五岁的少女抽泣着，但任何语言都是那么苍白——妈妈是为了救她而死的，只因为她的固执和冒险。她无法宽恕自己的冲动，只剩下一辈子的内疚和悔恨，并且永远都无法偿还。

昨天清晨刚刚失去“父亲”，几分钟前又失去了母亲。短短三十多个小时，她从家庭完整的富家女，变成了“父母双亡”的孤儿。秋秋闭上眼睛任大雨淋湿全身，耳边只剩下哗哗的雨声，黑暗里仿佛见到妈妈的微笑。

几秒钟后，一双手将她拉起来，拖回宝塔内躲避雨点。那是童建国的大手，温暖又充满力

量，将女孩紧紧搂在肩头，不再让她看到母亲的尸体。童建国把秋秋交给林君如，立即冲到钱莫争的身边。他拉住钱莫争的胳膊，大吼道：“快跟我来！”钱莫争只得抱着死去的黄宛然，跟着童建国来到宝塔内。他们钻进狭窄的塔门，里面是个阴暗干燥的神龛，与外面的世界截然不同。

“就把这里当做她的坟墓吧。”黑暗中童建国无奈地说，“让她与天空近一点。”钱莫争颤抖了片刻，便放下黄宛然的尸体，两行热泪滚落下来，他深呼吸了一口气说：“再见，我的青春。”他和童建国钻出洞口，随后从周围搬了些碎石头，迅速地把洞口填了起来，整座宝塔就此成为坟墓，矗立在大罗刹寺顶层的西北角，最接近那个极乐世界的角落。大雨坠落落到他们眼里，钱莫争仰望高耸入云的中央宝塔，最高一层已被雷电劈毁，由十九层变成了十八层——地狱减少了一层，但并不意味罪恶孽可以减少一层，正如悬疑也不会减少一层。

顶层平台的下面一层。悬疑在继续。

叶萧疲倦地靠着壁画，心里咯噔了一下，他和孙子楚还有顶顶，仍然被困在壁画地宫内，残留的氧气已越来越少，就像小时候玩捉迷藏的游戏，躲进封闭的大衣橱里的感觉。

顶顶的手电扫到石门上，刚才是一人合力推开了门，现在这堵门又沉又重，再度嵌在门槛里面，不知如何才能打开。叶萧拖着孙子楚，两个人用力去推这道大理石门。顶顶也来帮忙，但无论三个人多么用力，

大门却依旧纹丝不动。孙子楚拼命敲打着石门，仿佛祈求外面的灵魂为他开门。叶萧则接过顶顶的手电，仔细照射着门沿四周。忽然，他发现石门右侧的墙壁上嵌着一座十几厘米大小的神龛，上面有个匕首状的凹处，就像正好有把小匕首被挖了出来。孙子楚也紧盯着这里，感觉这形状似曾相识，低头思索了片刻，猛然拍了脑袋。他立刻打开随身的包，取出了一把古老的匕首。就是它！

昨天上午在森林中的小径上，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骷髅头，死者口中含着一把匕首——连刃带把不过十厘米，一头是锋利的尖刃，另一头却雕着个面目狰狞的女妖，虽然表面已经锈蚀，但历经数百年依旧精美，乍一看就有摄人心魄的力量。

“怎么会到你的包里？”叶萧立刻质问孙子楚。他只能红着脸回答：“你知道我是教历史的，特别喜欢这种小玩意儿，实在忍不住就偷偷藏在了包里。”“混蛋！”在叶萧骂完这句之后，顶顶从孙子楚手里夺过小匕首，昨天还是她最早发现这东西的。瞬间，她想起身边的第七幅壁画——仓央如同荆棘刺秦王，用“图穷匕现”的方法刺死了大法师，画里的凶器不就是眼前的这支匕首吗？她的心跳又一次快起来，不知什么原因，这把决定了罗刹之国命运的小匕首，

被塞入了一个死者的嘴巴里，在森林中沉睡了八百年后，最终落到了萨顶顶的手里。

她颤抖着将匕首放到眼前，匕首握柄处的女妖雕像，仿佛睁开了双眼，射出骇人目光。

顶顶将小匕首缓缓举起，对准石门旁边的小神龛，小心地塞入那匕首状的凹处。就像是模子和模具，小匕首竟丝毫不差地安了进去，无论是锋利的刃口，还是锯齿状的女妖雕像，都与凹处的边缘严丝合缝，仿佛就是从这块墙上挖下来的。她深呼吸了一下，轻轻转动起小匕首。果然，神龛也跟着转动起来，就像钥匙塞进了锁眼里——匕首正是打开地宫大门的钥匙！

当叶萧和孙子楚感到一线生机时，却听到脚下响起一阵奇怪的转动。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脚底的石板已经碎裂，破开一个小洞，昨天还是她最有力的一双有力的大手，将他们彻底拉了下去。四分之一秒后，三个人都掉了深渊……

黑暗中扬起巨古的灰尘，仿佛经历了一次重生，他们都感到身下一片柔软，这片柔软让他们没有被摔伤。叶萧第一个爬了起来，幸好手电完好无损，他打开光束照到一张灰色的脸——孙子楚脸上全是各种纤维，仿佛是个捡破烂的，再看顶顶也是差不多的样子，他再摸摸自己的脸，果然三个人都是同一副尊容。彼此都苦笑了起来，地下是一堆破布烂絮，孙子楚抓起几块看了看说：“这是古代的纺织品，大部分是丝绸和棉布，应该分别来自中国和印度，也许这里是布料仓库。”

刚才顶顶转动小匕首，却意外触动了地下的机关，石板碎裂让他们都摔了下来。还好摔到了这些破烂上面，就像掉到了充气垫子上一样，大难不死。他们用手电照射四周，发现了一条深深的甬道。三个人

立刻往下走去，脚下渐渐变成石头台阶，往下的坡度也在变大。此刻他们反而不再恐惧了，走了将近十分钟，他们感觉越来越接近地面了。忽然，前方显出一线幽暗的光，叶萧加快脚步跑了过去。甬道尽头传来泥土的气味，那是个不规则的椭圆形出口，只能容纳一个人钻出去。孙子楚第一个爬了出去，立刻在外面兴奋地大喊起来，第二个爬出去的是顶顶，叶萧是最后告别黑暗甬道的。

爬出去便看到傍晚的天空，隔着一层茂密的树冠，枝叶上还残留着水滴。地面全是湿漉漉的，许多地方积着水，说明刚下过一场大雨。终于逃出来了！回过头像见到一个树洞，在一棵大榕树的底下，他们正是从树洞里爬出来的。想必古时候是条秘密通道，以备受到进攻时逃生所用。顶顶站在树洞外恍然若失，竟又把头探进了树洞。幸好她没有钻回甬道，只是面对树洞不停地颤抖，肩膀上下耸动起来，嘴里发出轻轻的抽泣声。当顶顶离开树洞之时，她已悄悄擦干了眼泪，和叶萧、孙子楚一起，走出茂密的榕树林子。前方又出现了小径，还有残破的佛像和建筑，回头借着傍晚的天光，可以望见大罗刹寺的轮廓。“这里是兰那精舍！”孙子楚认了出来。

突然，某个黑色影子晃了过来，难道是传说中的守夜人？三个人的心都悬了起来，手电光立刻扫过去。只见那魁梧的背影，缓缓回过头来，同样一道手电光照到了他们脸上。他们眯起眼睛才看清那张脸——居然是童建国！